

浅谈艺术的民族化与时代感

辽宁朝阳市剧目创作工作室 张世平

近日,媒体就普及国粹艺术即京剧进入中、小学课堂一事,纷纷发表评述。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普及京剧没的说,但普及哪些内容应该再斟酌。一说:“‘样板戏’的段子太多,毕重高到百分之六十,超过原汁原味的传统剧目。我们应该向孩子们传播更传统、更有代表性、更加纯粹、更加民族化的唱段。”二曰:“‘样板戏’是文革产物,让我们向孩子讲述一些相关背景,我们怎么说?”这件事引发了我的思考,借《大众文艺》做些议论。

笔者认为这第一说属于艺术范畴,这第二说属于政治范畴。本文的立足点无意解题政治,但这段历史又怎能离开政治?特别是“样板戏”确实带有极强的政治意味。好在历史已经走到了今天,民主和谐社会已经给我们以充分表达的权力,所以,笔者以自己经历过和学习过的建国后的戏剧发展历程,就上述两个说法对艺术的“民族化”与“时代感”一题做以阐述,以求赐教。

自从人类产生了族群——他们有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领地、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部落和首领,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属于哪一个族群,你是属于哪个族群,这大概就算是有初级的民族化了。尽管这时的民族意识是自然蒙昧的状态,到了各族群的人们能够用艺术装点 and 表达自己的时候,各民族间的区别就更加鲜明了。我们可以认为这时的“民族化”已经正式的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各民族不但在语言上、服饰上、宗教信仰上、行为准则等方面都有了鲜明的对比,就是在民族性格上都有了明显的区别。比如说,英格兰人绅士风度;法兰西人浪漫优雅;德意志人崇尚理性;意大利人热情奔放;俄罗斯人厚重坚韧;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所以它的文化多元,由此美利坚人的性格也是多侧面的,有人说他大气,也有人说他霸气;我们中华民族素以谦和持重为大体,讲忍让、有韧性等等。不同的民族经历,锻造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民族性格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于是各民族间的艺术就像世界博览会一样,风情万种,各领风骚。

艺术家们作为民族中的一份子,他们对生活的表达,对艺术的追求当然离不开自己从属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民族艺术的个性呈现就是很自然的了。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会贴上民族的标签。

我们以表演艺术为例:欧洲人以歌剧、交响乐、芭蕾等著称于世,形成所谓西方艺术。而我们中国则以戏曲为主轴,形成以歌、舞、剧相结合的东方戏曲艺术。尤以京剧为代表,唱、做、念、打都以固定的程式做表达,形成相当系统的规范,在表述封建传统生活方面,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风格独具,魅力无穷,国人以它为荣,世人以它为尊。

然而,任何精美的艺术都要在历史面前接受考验。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宣告结束了,人们要求艺术要表现他们的新生活、新观念。以昆曲、京剧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受到极端的挑战。旧的形式怎样表现新生活?这是不容忽视的迫切问题。据相关人士传说,当年的延安评剧院(即延安京剧团)排演一部现代戏,饰演朱老总的演员扎上靠旗出场亮相引来爆笑。在今天看来初衷是极好的(表现英雄、表现新生活),但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简易创作是无论如何都不可取的。人们呼唤传统艺术与时代同步,生活要求传统艺术与它接轨。

梨园界的权威们这时的表现是谨慎的。他们认为国粹艺术是不能轻易改动,不能让族外之音随便入侵。即便是在京胡之下加上一把京二胡都要愤之又愤。总而言之,传统不能破,京味不能丢,国粹就是纯粹化,没有新剧目,宁可旧剧目翻头再演出也不能乱改我的国粹。走了味,荒了腔,那可是对不起祖宗的事,他们把京剧艺术看成了自己的私生子,严看死守不准他人动一手指头。说他们是传统艺术的卫道士绝对称职,说他们是正宗传统艺术的继承人也不算走眼。遗憾的是他们总站在新生活的对面,远远地看着它不敢靠前。面对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民不能齐步走,不能同喊一个口号“我们是新时代的中国人”。这才有后来的戏改运动。(运动二字是笔者有意添加)

“戏改”戏剧(戏曲)改革的简称。事发在五十年代中期,相当一批的剧作家、戏曲音乐家(特别是戏曲音乐家,他们是“戏改”的关键,甚至可以说“戏改”的灵魂),他们深入生活,深入院团,和演员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传统,对诸多剧目进行系统研究,当时称作“钻进去”,然后依据传统创作出新的唱腔叫做“跳出来”,终于硕果累累。以京剧为例《芦荡火种》(后称《沙家浜》)、《革命自有后来人》(后来改称《红灯记》)、《林海雪原》(后来改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后来改称《杜鹃山》)、《白手女》等等,都是当时涌现的现代剧目(这时期其他剧种也产生相当一批新剧目)。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是靠当时政策的推动,二是靠创作、表演队伍同心协力的打磨,可以说,在这期间没有什么干扰。这些剧目后来几乎无一例外的成为了“样板戏”。(笔者很不情愿称“样板戏”一词,只因是历史,暂且用之)尽管“样板戏”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和影响,可它至今还仍然被我们受用。这不得不承认它的本之正,源之清。所以才有如此的穿透力。

以戏改的成果与传统剧目比较起来,现代戏已经在表现形式上有了很大突破,用革命性来诠释戏改运动也不为过。现代戏,传统戏在风格上已经形成了两个品牌。现代戏在剧本结构、音乐语汇、灯、服、道、效等方面已经开始表现出与其它艺术相通相容的现代气息。至此,京剧的格局有所变动,风格开始变易。

京剧还姓京吗?提问者严肃地捍卫着传统艺术的尊严。在他们看来,现代戏不能算作京剧,只能看成是话剧加唱。但是,实践者若打破原来的框框(旧的程式),从而能够吸纳新鲜因素,怎么让他们去表现新生活呢?难道让京剧只生活在封建社会吗?难道仅仅让它以标本的形势存在于世而不去激活它吗?答案是后者与他的受众做出的。当然“样板戏”是在极左路线控制下被人为提高而成的,他不可避免的染上了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灰色。剧中的英雄人物只有想到了毛主席才会信心百倍,无论军情多么险恶也要想到毛主席思想是否在永放光芒。山前都是好人,山后必有一个阶级敌人,甚至海港上的装运工也必须有一个专门搞破坏的敌人。那种不可躲避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严重地伤害了“样板戏”本有的灵感。如果今天的人能重新审视、定位,重新加工、整理、提炼、剔出极左成分,减去剧中英雄人物过分的神经,增加一些人气,说不定它的光芒会更耀眼,它的芬芳会更持久。

“样板戏”在艺术上最大化的广收博取是值得我们今天乃至后来的创作者们记取的,尤其是它比较科学地进行了中、西兼容兼顾的音乐实践。这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创造无论如何从什么角度来衡量都是积极的。我们应该善于从对手哪怕他就是我们的敌人那里吸取有益的创造,从而让自己聪明起来,强大起来。这才是让人佩服、敬重的伟大民族。

对民族艺术的保护与弘扬,是今天的人应该有的良知。同样,吸收和接纳世界范围的文化艺术,以起到滋润我们这个民族的作用也是我们今天的人应该有的觉悟。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多少朝代更换迭替,兴衰荣辱都曾闪现,每一步都有艺术相伴随,或盛唐乐舞,或元清戏剧,都曾有过极盛。但要求它们永葆当年青春,永葆当年形态,实在是难为历史了,事实上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今天的人不是昨天的人,即使有意去为之它也会加上现代人的眼光。

近代社会讯息通达,地球已变得越来越小,人与人的交流已达电脑之速,各种艺术的相互交融是方便自然的。为了保护民族艺术的个性,为了促进民族艺术的成长,我们放开眼量,采取多条腿走路方针,让传统与现代分立门户,携手同行,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艺术生产以任何方式运作。保护、开发原生态是我们的责任,以原生态为背景吸收现代艺术技巧创作出既有民族个性又有国际共性的交响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的胸怀。谁能强化自己的特色,又能广收博取化为我用,谁就是历史的主人。

存优汰劣是一切事物的法则,艺术的生存发展也大概如此。